

地理學

中國地理大綱

中國地勢變遷小史

建設地理新論

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刊

國立浙江大學編

王益崖著

張其昀著

李四光著

任美鏗著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89 ·

歷史·地理類

上海書店

國立浙江大學編

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
周年紀念刊

國立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叢刊第四號

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刊

序言

徐霞客之時代

丁文江與徐霞客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

江流索隱

江流索隱續

讀徐霞客遊記憶浙東山水

霞客遊記中植物地理資料

論丁文江所評徐霞客地理上之發現

大錯遺文霞客自海陽年之貢獻

徐霞客之故鄉

徐霞客先生年譜訂誤

張其田

竺可楨

董良輔

方豪

林文英

任美鏗

任美鏗

黃東雄

譚其驤

石樹梅

王維屏

方豪

序言

張其昀

正義明通實事求是，原為合民族固有之精神，亦為古代賢哲治學之態度。此種精神實極適宜於科學研究。近世西洋人從事於中亞及印度一帶之史地研究及考古發掘者，莫不以玄奘法師所著大唐西域記等書為其嚮導。書中所述皆信而有徵，據以探索，屢驗不爽。故漢文典籍信譽極高。徐霞客先生所著遊記乃我國求足精神一種最高貴之表現。霞客之遊歷，純然為學術上之興趣，既無使命，亦無其他目的。此種無所為而為之求知精神，即是科學精神。其隻身遠遊，探奇歷險，歷四十年，時人稱其健如牛，捷如猿，多方竭慮以赴之，其堅忍不拔之志，至為可敬。自滇南瘴癘而歸，未幾即捐館舍，可謂以身殉其學。我國古代地志，詳於水而略於山。霞客於海內名山，既作個別深微之探討，復有廣博周遍之觀察。當時雖無地形地質植物地理聚落地理等名稱，而霞客足跡所經，對以上諸項，均有透闢之分析。觀其所述，與現代科學原理多可互資印證。彼之萬里長征，乃欲究明各山岳區域之相互關係與共同理解。故霞客實為我國山岳地理之開創者。於分析綜合二法，均所注重。分類研究與通論研究，相輔並進，為其旨趣所在。夫科學研究，事理之發明，較學理之結論尤為重要。霞客遊記為其一生精力所聚，精微明晰，忠實紀錄，凡有旅行之經驗者，携書對照，更為之警，數無已。我國學者素重人格，凡偉大學者，均有其崇高修養。霞客記遊之作，備極佳妙，於語必微實之中，別具宏美之風格與意境。故披卷欣賞，覺塵襟立滌。於青年修養亦為有用之書。十六七世紀之交，在西洋為自然科學萌發時期，在中國亦有相同之趨勢。與霞客同時者如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之於博物，方以智（著物理小識）之於物質，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之於工藝，朱載堉（著律呂正義）之於音樂，均有卓越之貢獻。而足表現其時代之精神，所可注意者，諸氏

學說似並未受明末西教士之直接影響。反而有自中國傳入西洋之學。逆聞於此。層未發達。所發明十二華律流入西洋。利復君已有證明。參考霞客遊記所編著之中國地圖。在西洋亦甚為流行。惜自明亡以後。民族失其自由。學術遂升清。西洋科學此後則迅速發展。一長一短。深堪悲痛。西洋之科學方法。工具設備及研究機關之組織。現皆遠勝於我國。然科學種子必須由於內發。方為有本有源。苟種子優良。一旦植於適宜之土壤。培養必能欣欣向榮。我國人認真研究科學。乃最近三十年來之事。近十五年來進步較速。而抗戰五年以來。民族屈辱之歷史。已告一結束。民族之自信心。茲已完全恢復。此種心理上之轉變。極有利於學術研究。霞客先生精神不磨。昔賢來是之精神。皆為寶貴之種子。吾人在此抗戰重成建國開始之際。舉行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獨感有深長之意義。

本篇為作者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遵義國立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舉行「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之開會辭。茲復當日所宣讀之論文彙印為紀念冊之際。仍錄於篇首以作弁言。

徐霞客之時代

竺可楨

徐霞客名宏祖，江陰人，生於明萬曆十四年，卒於明崇禎十四年（1641—1645）。本年適為其逝世三百周年。昔潘次耕序徐霞客遊記，謂霞客之遊，途窮不憂，行蹇不悔，昧則窮樹石之間，餓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樞命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霞客數語，而實客之為千古奇人，已躍然紙上矣。吾人緬懷先哲，為之作紀念也。固宜。浙江大學自抗戰以來，屢經播遷，由武林而一遷建德，二遷廬陵，三遷慶遠，四遷遵義，與涪潭，是數地者，除遵義外，皆為霞客遊踪之所至。霞客曾至平越，而涪潭原屬於平越州，且浙大由浙而黔，而湘，而桂，而黔，所取途徑，初與霞客無二致。故霞客遊記，不啻為抗戰四年來浙大之遷校指南。此則浙大之所以特為霞客作三百周年逝世紀念，更有有一番意義也。

我國古代亦不乏遊跡遍方之士，如張博望使匈奴，班定遠征西域，此以立功而成不朽者也。晉法顯唐玄奘之去天竺求梵典，此以立言而成不朽者也。若霞客者，既非如李文斯敦之宣傳宗教於異域，亦非如哥倫布之搜求地寶于重洋，霞客之遊，所謂無所為而為，人徒知其游踪之廣，行旅之艱，記錄之詳確，見地之新穎，而不知其志潔行芳為彌足珍貴也。霞客之欲作西南游，蓄志已久，徒以老母在堂，守古人父母在不遠遊之訓。遊記云：余志在蜀之峨嵋，粵之桂林，及太華恒岳諸山，若羅浮恒岳次也。然蜀費閩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云云。及至崇禎九年，霞客為萬里遐征時，年逾知命，已老至不能待矣。以此，知霞客之幸于其母，霞客西南之遊，同行者靜聞僧與顧僕。不幸靜聞在湘遇盜受傷，卒于南寧。這次遺囑欲空骨雲南鷄足山下。霞客為迂道二千餘里，幾經危難，與顧僕分肩行李，經一年餘之時間，有

志竟或享泰靜閒骨于鷓足山下，以此知霞客之忠于友人，抵鷓足山後，顧僕來機啟霞客，所有箱篋，席捲而去，寺僧欲往追霞客止之，謂追或不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于萬里之外，何其忍也，云云，以此知霞客待人接物之寬恕也，霞客在途，常患絕糧，但非義之財一毫不苟，如崇禎元年徒步三千里訪黃石齋于漳浦，當局假以旅資拒弗納，以此知霞客操守之謹嚴也，但霞客不但具有中國古代之舊道德，而亦有西洋近世科學之新精神，陳木叔霞客墓誌銘謂霞客常云，昔人志星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即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于中國一方，未測浩行，遂欲為崑崙海外之遊，迨入丁文江遂謂霞客此種求知精神，乃近百年來歐某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論先生者，或僅愛其文章，或徒驚其游跡，皆非真知先生者也，旨者言乎。

霞客生當明之季世，何以能獨具中西文化之所長，欲探求其理，則不得不審察霞客之時代，明自嘉靖萬歷以來，國勢日蹙，不特倭寇屢擾海濱，強胡虎視漠北，即廟堂之上，宵小如魏璫輩竊據高位，幸賴東林諸賢，本程朱之學，操履篤實，無論在野在朝，均能守正不阿，霞客故鄉逼近東林之大本營，而東林巨子如高攀龍孫慎行等對於霞客亦以青眼相待，故霞客受東林之薰陶也必深，而其忠孝仁恕如出天性，非偶然也，同時萬歷初年，意大利人耶蘇會教士利瑪竇來華，其人兼通輿地天文醫藥之學，一時士人如徐光啟李之藻輩亦樂與之游，無形中其影響且由教徒而傳播至非教徒，明末著作如方以智之通雅物理小識宋應星之天工開物皆滲染有西洋科學之色彩者也，霞客足跡遍中國，交游甚廣，殆已受科學之洗禮，即其所謂自紀載來俱囿于中國一方，未測浩行一語觀之，已足以知霞客必已博覽當時西洋人所繕譯輿地諸書矣，故知霞客之有求知精神，非偶然也。

在歐洲當時與徐霞客並世者有倍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開白兒 (J. Kepler 1571—1630) 與伽利略 (Galileo 1564—1642) 此三人者皆近世科學之鼻祖也同時歐洲人遠渡重洋以經營殖民地於亞非美洲諸洲亦發軔于十六七世紀之交。1580年英國人所譽為海上英雄德萊克 (Francis Drake) 方環游全球，初奪西班牙及大洋洲各島土人之金銀珠寶滿載而歸。1586年即霞客誕生之年英國人 Thomas Cavendish 率帆船三艘遠航印度洋，歸而經橫濱東印度公司，不出百年而孟加拉孟買瑪德拉斯三省盡為東印度公司所轄治，東印度公司之巧取豪奪更勢軒威，迄今積威又陵所譯斯密亞丹原富一書，尚可見其概略。

古人云，為富不仁，縱覽十六七世紀歐洲探險家無一不惟利是圖，其下焉者形同海盜，其上焉者亦無不思攘奪人之所有以為己有，而以土地人民之宗主權歸諸其國者，是即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也。欲求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險者在歐洲並世蓋無人焉，是則吾人今日之所以紀念霞客，亦正以其求如精神之能常留于宇宙而稱不朽也。

丁文江與徐霞客

葉良輔

本校教授方榮神父告余曰：今歲為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能為文紀念否？張曉峰先生並為分題。吾師在君先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去世，至明年將屆第六週年。丁師創辦之中央地質調查所成立已二十五年，將于本月在北碚開會紀念，余未必能往參加。此時作文以紀念徐霞客先生，而及在師，非不待計，雖不能文，亦願應之。

丁徐二公可稱同志。章師濟存鵬劍前已言之（註一）原來丁先生和徐霞客確有不少相似之點，一生不避艱難，兩人相同。是第一點，霞客遊遍通國中，尤以自崇禎十年至十三年，湘桂滇黔之遊為最久。丁先生前後入雲南凡三次，入川黔桂亦各兩三次，是第二點。霞客窮長江瀟湘鄱湖諸水源，和其他地理學上之貢獻，可和丁先生對於西南地質學上的貢獻先後媲美，是第三點。最奇者，徐霞客攜和尚靜聞同行，而靜聞遇病，卒於南寧，民國十八年丁先生組織西南調查隊，攜趙亞曾諸君同行，而趙君遇盜，卒於雲南，是第四點。徐霞客於靜聞死後，遺其遺言，攜其骨由南寧經黔入滇，凡行一年零二日，始瘞之於鶴足山。丁先生於趙君死後，歸葬其骨，復親任其子教養，行必與俱，以至終身，兩人之義俠，古今罕見。是第五點。霞客和丁先生雖不同，非也，喜弄舟，得同志了。但丁先生的推崇霞客，還有別的用意，他一面是為外國人常說中國學者不能吃苦，要借他一書此言，一面要借一個好模範來勉勵一般青年去做艱險的工作。他的徐霞客年譜序說：「今天下之亂，不及明季，學術之衰，又復過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奮，徒藉口世亂，甘自暴棄，觀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自愧也乎？」這才把他的主意說明白了。然余尚有可以申論者，徐霞客遊記一書，為習地學者所必讀，自丁先生為徐公編年譜之後，更不可不讀。丁先生因葉浩吾

受指示乃讀此書。識其人。據年譜所載。徐公自幼聰穎。笑口即成。痛搗當即成章。持好奇書。喜博覽古今史集。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中來高蹈之蹟。可知于舊時史地之學。早有相當根柢。十九歲。蒙父先生。雖出世家。而父以布衣起家。致富。先生祇要不慕榮貴。自可置身物外。專志獨游。廿二歲。開始遊覽。這五十歲。廿八年之中。出游者二十年。足跡所至。尚在中州。而觀事實之情。做記載之詳實。描寫之工。雅分行理。求之清晰。理解之正確。俱見諸遊記。因此。當時雖無現代之地理學地質學。而其記述與推論。無不與地學原理相切合。例如。崇禎元年。先生遊閩南下漳平。遊記云。寧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蒲城至開安。入海八百餘里。寧洋至海。墮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况黎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丁氏年譜云。黎嶺指建溪發源地。馬嶺當即馬山。嶺沙溪與寧洋溪之分水嶺也。先生以二嶺距延平之里數。與建沙二溪之巔峻相較。而知二嶺之高相等。而馬嶺至海近黎嶺。至海遠。故寧洋溪流。急于建溪。其卓識多如此。此中所推論者。即分水嶺之距海遠近。河道縱剖面之坡度與基準之關係。在近代地質學中。雖是常理。而在當時。已能體會得之。先生智慧之高。可以概見。

五十一歲。先生為萬里起征計。攜一僧一僕。漫遊相桂黔滇者四年。五十五歲。返江陰故里。翌年正月。卒於家。此行最大成就。為考察明南北盤江之淵源。參見金沙江為長江之上游。與修錫及山志是也。過盤地。經廣南。荷族。險阻。死傷。逃受。盡艱辛。而竟其志。丁氏年譜云。時先生兄弟俱存。長子次子已婚娶。三十十二歲。孫三歲。家有遺產。衣食足以自給。百年已過其半。五岳已遊其四。文章受知于時人。道德見推于鄉里。常人處此。必將弄孫課子。優游林下。以卒歲矣。乃先生掉頭不顧。奮然西行。百折不回。至死無悔。此種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餘年前。凡現

代科學家所仰慕所應具之美德先生盡有之矣。在師之推崇先生者無疑的。首在於斯。良以衷心一志。吃苦耐勞。觀察精細。記載詳實。為科學工作之第一步。

丁先生之為人。與一身事蹟。已詳于翁師詠懷。文類所作傳文。註二。茲節錄小叙。即可概見。先生之興趣甚廣。其在科學。經濟。行政及政治方面之活動。亦甚繁複。先生才識敏捷。聰慧逼人。故對於任何思想與事實之要點。均能迅速把握。先生為一真誠之愛國者。並極富熱誠。凡所任事。無不盡力以赴。先生對於後進青年之鼓勵。亦無所不至。在其領導之下。青年每能立定意志。從事一生之事業。先生信仰科學至篤。凡不合科學之一切思想及方法。均極端輕視。先生性極富政治興趣。但從不肯從任何主義。彼所堅決主張者。為政府應為有良心及愛國心之好人。此種好人政府之思想。為先生及胡適君於一九二四年所提倡。所謂好人者。先生之解釋。亦甚注意廉潔及品格。此點先生素行維謹。先生對於科學方面之寫作。極為審慎。除非已全部確信無疑者外。絕不輕易發表。

丁先生之興趣雖廣。而始終不離科學。因其所事修者為地質學。故廿四歲游學返國。即考察滇黔。其後又兩次考察西南。徐公觀察之真切。有先生為之實地證明。徐公經歷之艱險。有先生為之實地體念。志趣相同。經歷相同。又何怪乎先生樂為之表彰。亦徐公之幸也。

徐公之為學。既可為人師。而徐公之為人。亦多足稱焉。丁氏年譜云。先生雖出世家。然少年喪父。且為市天。又不屑謁豪貴。博名高。研文者皆文學忠義之士。觀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忽也。同遊僧靜聞。病死南寧。託先生埋其骨于鷓足山。年譜云。在途凡一年零二日。兩次遇竊。幾至絕糧。在途缺夫。自與願博。分肩行李。然卒掩靜聞之骨。瘞于鷓足。依義人之不輕然諾如此。

丁先生之熱忱愛國。廉潔自持。誠摯待人。亦為吾僑受其薰陶者所不忘。丁先生學問興趣既廣。

以敗不能專精。天又不假以時日。享年四十九歲。故其著述不及徐公之偉大。精采為可惜耳。

註一 我對於丁在君先生之回憶。地質論評，一九三七年春，三四頁。

註二 為中研院評議會作。丁文江先生傳，一九四〇年。

容廷世後二年入中國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二）卒於杭州。墓在武林門外老東嶽附近之大方井巷附近。
D. P. Steen 著《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有衛大拿傳。述人馬承鈞譯本。無附錄。蓋原書所收凡四百八十
四人。馬詳別錄。五十人耳。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匡國被派赴羅馬報告傳教事宜。乃自福建航海至非利
賓。乘荷蘭船至歐洲。繞道受荷蘭北部經英國而抵挪威。後遊德比二國。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在
阿姆斯特丹印行「中國新圖志」拉丁原名作 *Novus Atlas Sinensis*。原書余未寓目。據費樞之所記。其書
為圖十七巨幅。為文一百七十一頁。收中國全圖一。各省分圖十五。附日本圖一。又序言二十六頁。略述
遠東情形及各省疆域人口。田賦民情。特產植物。古今地名。工藝珍奇。山河古蹟等。為當時歐洲人有關
我國書述中最稱詳備者。出版後。風行全歐。有各國譯文多種。匡國又為首創 *Sina*（支那）一字即奉之
譯音者。見洛佛爾 *M. B. Laver* 著《支那名稱考》*The name of China*（通報一九二二年三集十三冊）七
二九頁。所著拉丁文「韃靼戰記」*De Bello Tartarico* 於清軍入關及南下情形所記至詳。直言「陰足補
我國正史之闕略」。一六五四年（順治十一年）在北國亞凡爾斯德國科倫。意國羅馬。同時出版。次年又在
阿姆斯特丹出版。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法國里昂刊印法譯本。蓋為歐洲第一部中國政治史也。
Sommervogel *S. J.* 所著耶穌會士著述目（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已於上述稱「匡國書中所有中國
圖書皆採自唐與記」。唐與記述中國地理二十四卷。成於十七世紀初葉（原書第五冊第六百四十七行）
四庫收增訂廣輿記二十四卷。清康熙初撰。四庫總目提要謂其因明空輿記而稍刪補之。大抵
據鈔明一統志無所考正。此云成於十七世紀初。必指陸書而言也。可知匡國全書乃奉廣輿記而成。其
中一部分曾奉為寶容遊記而已。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匡國復來中國。遺著書中文及拉丁文者多種。
當其去世之年（一六六二）猶在杭州刊印送友屬。視利瑪竇交友論尤為廣泛。蓋皆好與士大夫遊者。匡

國友奇人，述友品序者，蘭谿祝子堅先生石印善文詞，而以醫術遊江湖間者，方以智浮山翁集卷之四，流寓至，有示祝詩，光緒蘭谿縣志卷五文學有傳。匡國嘗於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設教堂於蘭谿，子堅即於是時入教者，今蘭谿教廷傳信部檔案處藏有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蘭谿教友祝石等六人請第一法蘭西教士教羅文藻到蘭谿宣慰教友書，自稱已八十三歲，撰文載一九三三年第波出版法文雙月刊第一二期，余藏該學抄本，稱匡國慷慨豪邁，往還燕趙，晉楚吳粵，教誨甚多，名公鉅卿咸尊仰之，希一握手為幸。蓋與霞客之豪情逸興相彷彿，匡國雖不過某一人，而猶得藉其文，并用以為繪圖之助，非偶然也。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記匡國嘗至漳州，並在草儒士家發現一舊拉丁文聖經，霞客友多漳州人，則匡國得見遊記，亦自有因。蓋匡國中國新圖志一書，必成於順治七年回歐之前，距霞客去世不及十年，時遊記尚無刊本，苟不與霞客家人或友朋有舊者，豈易獲得？天津工商學院藏有匡國之世界廣輿圖，二十六年一月四日該院出版專光四卷四十二期有攝影，明末清初教士所繪世界圖或中國圖，無稱廣輿圖者，亦可見匡國受廣輿記影響之深也。惜葉司鐸遺稿遺失，無從實證。二十六年春在杭州相值時，會從中亦未商榷及此，勉有北望，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

繪匡國根據霞客之遊記而作輿圖，不愧為霞客身後之知己，霞客何幸而有此域外之友，葉化行嘗謂霞客或曾與當時教士接觸矣，則匡國之知有霞客遊記，或即得諸先來教士之介紹，否則匡國初來華夏，遊記傳抄者雖眾，亦不易為新來遠客寓目也。艾儒略之卒於閩也，適在匡國自閩返歐前一年，或謂匡國所獲之霞客遊記即來自艾儒略手者，亦不無見地。故霞客生前與西洋教士之關係，實值得吾人加以探索。

(二) 霞客遊記與康熙時西教士測繪之中國全圖

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至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天主教教士奉命繪中國全圖，街區圖之中，國新圖志，即諸教士之重要參考書也。街區與實客遊記，如有直接關係，則康熙圖與實客遊記之有間接關係，似亦無可否認。但余以為二者間有直接關係，亦屬可能。繪圖教士之一官考恩（J. S. G.）記曰：吾人時時以作一完善之輿圖為期，每抵一省，即不甚重要之城鎮，亦必前往勘視，諮詢地方官及士紳，查閱該城之史地圖籍。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實客族孫鎮作遊記序曰：吾人巨公，莫不樂購其遺稿，時距繪圖僅五十餘年，而遊記已如此盛行。當時教士係奉命繪圖各省司，輒訪尋當地官與名人巨公，必以此書遊也。

丁文江先生實客年譜曰：如金沙江為揚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發見也。惜無羅先生而起者，為之宣傳，其文遂埋沒於辭志及雜記中。直至康熙中承天主教教士製全國地圖時，始再發見金沙江之出路，而歐人遂謂中國人未嘗知江之真源。歎其而忘祖，亦吾國學者之恥也。以余度之，西洋教士蓋即據實客所記，而以此之入圖，非再發見也。謂中國人不知江源者，乃後世之歐人非當時繪圖之教士也。

年譜又曰：以長江之分水嶺，定山脈之來去，與近世地學家言，不盡符合。此乃十九世紀以前言山脈者之通病。康熙中製中國地圖之天主教教士，亦正犯此弊，不足為先生病也。細玩丁先生之語，似繪圖教士與實客葬祀之弊，為不謀而合。寧知教士所繪者，即奉實客所記，又安得而不入歧途。

（三）徐實客與西洋教士之關係

吾人讀實客遊記，但見其與樺爾通氣甚密，余遂疑其漫遊時，或作僧裝也。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在富民縣老和尚洞記曰：余至此，土人猶以為老和尚也。頃地不見其與西洋教士有何往還。當時

西洋教士有否關於霞客之記述吾人雖難窺聞不敢置言。丁先生為霞客作年譜嘗詢諸群然列舉霞客之友朋而河觀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有所不可忽也。余不欲請師丁先生之意一述霞客之友朋與當時天主教人士周旋之跡。

霞客遊跡雖廣而交友不多。乃在此少數人中與天主教人有關係者得九人。即張瑞圖何喬遠曹楚卿劉履丁鄭之玄張爰陳繼儒黃景昉鄭邦是也。瑞圖喬遠楚卿之玄張爰皆曾為先生王鴉人秋圖吳機圖題詠者。邦是又嘗為先生所建名宦張侯廟作配序。履丁則為先生介紹謙益而又與先生相遊於西縣之樓並草先生於江陰之馬房寺。繼儒則為先生父母作傳並為先生母作八十敘書。鄭邦是先生自漳浦徒步訪之於羅浮又訪之於常州者。邦亦為黃道周贈先生詩作跋。九人中除張爰不能確認外餘八人皆曾與天主教教士或教友相識。賓客生當利瑪竇至澳門後二年教會傳佈未久則此比例數已極可觀。霞客又友又多閩人。閩省開教遠在霞客入閩前數十年而當霞客第一次游閩後九年第二次遊閩後五年第三次游閩前三年。即天啟五年（一六二五）而清文儒昧字思及他（Anton S. J. 應葉向高之邀自杭州南下止於福州。遍交省中名士一時教務之盛甲於全國。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卒於延平。著漢文書牘極多。若三山論學記則與向高折疑辨難之作。口鐸日抄則備略及其他三教士與閩中士大夫談述筆記也。已然國家圖書館藏閩中諸公贈詩抄本一冊（中文部一〇六六號）題晉江天學堂輯。皆為贈天主教教士者。吾友向覺明先生達嘗以傳抄本見贈。贈詩者凡六十九人。皆一時名流。第二第三兩首則張瑞圖何喬遠所作第六首曹楚卿作第二十三首劉履丁作第五十一首鄭之玄作五人皆霞客良友。建國喬遠之玄皆泉州人。履丁漳州人。楚卿莆田人。又皆儒。教化最盛之地。據口鐸日抄彙編三年（一六三〇）至十一年（一六三八）諸略所到地為福州三山福唐黃陽桃源龍溪仙谿清漳